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4.02.008

《眩晕先生》中的生成政治与 多民族共同体构建

金晖

(西安外国语大学 研究生院,陕西 西安 710128)

摘要: 保罗·奥斯特在《眩晕先生》中以文学想象的方式构建了相互信任、相互融合、彼此支持、友爱共存的多民族共同体,这对当今美国国内存在的种族问题和现实矛盾具有启示作用和批判意义。奥斯特通过书写白人、犹太人、印第安人和黑人四个不同种族人物之间相互依存、相互斗争、生成少数以及生成族群的过程,以此来表达对少数政治权力的关注和对构建多民族共同体的美好期冀。

关键词: 《眩晕先生》;生成;政治;多民族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7835(2024)02-0057-06

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对传统宏观政治产生了巨大冲击,其旨在反对男性中心主义、逻格斯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等传统宏观政治的生成政治,聚焦边缘人群和弱势群体,从微观层面对生成(becoming)中产生的权力斗争进行考察。美国犹太裔作家保罗·奥斯特(Paul Auster, 1947—)擅长从微观层面关注边缘人群的生活状态,借由文学实验的方式表达自己政治平等的心声,其《眩晕先生》(*Mr. Vertigo*, 1994)就是一部充满政治意味的小说。在该作品中,奥斯特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美国作为故事背景,讲述了由犹太人叶胡迪大师(Master Yehudi)、白人男孩沃尔特·罗利(Walter Rawley)、黑人男孩伊索(Aesop)和印第安女性苏妈妈(Mother Sue)组成的大家庭中发生的故事。奥斯特用犀利的笔法刻画了种族间的矛盾与冲突,以文学想象的方式构建了一个平等、和睦的多民族共同体。

“生成”是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和费利克斯·加塔里(Félix Guattari)提出的重要概念,用以描述身体^①与身体相互作用而发生变化的过程。由于“生成—少数是政治事件,需要权

力的运作”,因此生成政治“是一种积极的微观政治”^②。《眩晕先生》中的微观生成政治主要关涉三个方面:第一是主人公沃尔特·罗利从克分子(molar)身体向分子(molecular)身体生成过程中的感情因素,主要考察感情对生成的促成作用;第二是沃尔特在生成—少数过程中身体内产生的各种权力斗争,主要关注权力斗争中力的解辖域与逃逸;第三是由异质的个体生成多样性族群的微观政治,主要探寻平等、团结和繁荣的多民族共同体的建构。感情因素作为促成生成的条件,权力斗争作为生成政治的内涵,构建多民族共同体作为生成政治的目标,这三方面的结合凸显了作者对美国当今日益激化的种族问题的担忧和对多民族和谐共存的期冀。

一 生成政治中的感情因素

沃尔特代表着奉行种族主义的克分子主体,具有统一性、同一性、稳固性、系统性和封闭性等特征,缺乏多样性和异质性。他崇尚种族主义,将白人至上主义奉为圭臬。沃尔特认为自己出生

收稿日期:2023-10-08

作者简介:金晖(1986—),女,甘肃兰州人,博士生,讲师,主要从事现当代美国文学研究。

^①此处的身体并非具体的肉体,而是指一种多元的、异质的、由不同强度组成的“平面”,是一种力和欲望的集合体。

^②Gille Deleuze, Félix Guattari. *A Thousand Platea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Brian Massumi. (tran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5, p.292.

“高贵”,但是他的母亲却是个喜欢耍花招的骗子,舅舅是个卑鄙吝啬的人,一家人的所作所为都令人不齿。他第一次见到黑人男孩伊索的时候就说“我绝不会和一个黑鬼(nigger)握手”^①。年仅九岁的沃尔特就已经对有色人种带有仇恨的情绪,这都源于他在白人社会受到的影响。他认为黑人不但丑陋,还与一切神圣和正当背道而驰。在他的刻板印象中,有色人种说话就应该粗俗不堪。然而,“伊索说话不像地球上任何一个有色人种的孩子——更像一个英国贵族而不是美国人”^②,这让沃尔特的价值观产生了颠覆,他引以为傲的种族优势瞬间崩塌,克分子认同开始瓦解。沃尔特意识到虽然肤色上他似乎更“高贵”,但言行上他才是粗鄙的那一个。对秉持“白人至上,余皆劣种”的种族决定论者而言,优秀的品质只能存在于白人身上。因此沃尔特甚至认为伊索生来就是个白人——他无法将举止得体、学识渊博、会弹钢琴等品质和一个黑人联系起来,这对他而言既不可思议又不合逻辑。他只能将伊索是黑人的原因归罪于叶胡迪大师,认为后者“动用了一百个犹太恶魔的力量,把他(伊索)变成了一个可怕的黑鬼”^③。他认为叶胡迪大师“比吉普赛人还坏,老黑布朗博士,他是个犹太教徒。在这个悲惨的星球上,没有什么比这更糟糕的了”^④。当然,沃尔特对印第安裔的苏妈妈也不友好,认为她是“女巫”,是一个冷漠的人。但是因为他和苏妈妈都是“文盲”,所以这种相似感反而让沃尔特觉得有一种联系,继而成为沃尔特生成少数的纽带。由于生成只能从多数向少数生成,由克分子向分子生成,因此在叶胡迪家庭中的生成只能由代表多数和克分子的沃尔特向代表少数和分子的其他人生成。少数和多数之间并不是数量的区别,而是权力和社会地位的区别,生成的过程充满了革命性,因此称其为“生成政治”^⑤。

沃尔特对叶胡迪家庭中其他人的感情变化促

成了他由白人生成少数人群的微观政治。德勒兹生成概念的提出受到斯宾诺莎(Spinoza)的启发,他借用斯宾诺莎“感动”(affect)的概念,提出生成过程需要身体或心灵受到“感动”并产生情感方可促成。在《眩晕先生》中,主人公沃尔特与家庭内的各个成员产生感情后进入生成一少数的过程。“生成不是模仿、不是对某物的认同”^⑥,而是生成少数的某些情感、能力或自然特性。在对他人产生感情时,沃尔特的身体中产生了多样且异质的力,这些力在身体中进行着权力斗争,让他获得了生成对象的某种感情或是某种能力。

沃尔特最先生成的是印第安人。故事中的苏妈妈是一位印第安女性,来自奥格拉拉苏部落(Oglala Sioux),父亲是部落首领的哥哥。虽然她不识字,但她出身显赫,见多识广。在一次失败的逃跑之后,沃尔特被带回来时重病缠身,奄奄一息。苏妈妈在他身边照顾他,用印第安人特有的方式祈祷他恢复健康。沃尔特“心中的某些东西开始融化”^⑦,当他“从濒死的噩梦中醒来时,体内溃烂的仇恨已经转化为爱”^⑧。这种生成让沃尔特获得了苏妈妈母性般的感情。苏妈妈年轻时美丽动人,当前来谈判的白人领袖看到苏妈妈时,被她的美貌打动,将其签约在自己的剧团,让她正式进入演艺圈。几天后,她的部族遭到了屠杀,其中包括三百名妇女、儿童和老人,这些无辜人民的死造成了苏妈妈内心深刻的创伤。苏妈妈的悲惨遭遇让沃尔特对一直宣扬的白人至上观点产生了怀疑和否定。他了解的苏妈妈是个非常善良的人,而她的族人却遭到白人的屠杀。沃尔特在对苏妈妈苦难和创伤的理解中继续生成印第安人。白人对无辜百姓的屠戮让沃尔特不再为自己是白人而感到骄傲,他身体内的白人权力进一步被削弱,同时生成了同胞遭遇屠杀的感情创伤。

沃尔特对叶胡迪大师的敬爱和依赖之情使其生成犹太人。叶胡迪大师是匈牙利裔的犹太人,

①Paul Auster. *Mr. Vertigo*. New York: Penguin Books Ltd, 1994, p.13.

②Paul Auster. *Mr. Vertigo*. New York: Penguin Books Ltd, 1994, p.24.

③Paul Auster. *Mr. Vertigo*. New York: Penguin Books Ltd, 1994, p.24.

④Paul Auster. *Mr. Vertigo*. New York: Penguin Books Ltd, 1994, p.22.

⑤程党根:《游牧思想与游牧政治试验——德勒兹后现代哲学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20页。

⑥Gille Deleuze, Félix Guattari. *A Thousand Platea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Brian Massumi. (tran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5, p.239.

⑦Paul Auster. *Mr. Vertigo*. New York: Penguin Books Ltd, 1994, p.35.

⑧Paul Auster. *Mr. Vertigo*. New York: Penguin Books Ltd, 1994, p.35.

出生在匈牙利的布达佩斯,在纽约布鲁克林长大,父亲和祖父都是犹太拉比。起初,沃尔特认为叶胡迪大师是骗子,严酷的飞行训练让他生不如死。在得知叶胡迪大师的确可以教他飞行后,沃尔特才对他产生了信任。在逐渐理解和熟悉大师之后,沃尔特对其产生崇敬之情,渴求大师能够爱自己。沃尔特发现,无论是阅读还是食物,都掩盖不了他内心真正的需求:他心底的需求是大师的爱。这种情感上从信任到依赖再到敬爱的过程是沃尔特生成叶胡迪的过程,是从克分子认同的白人生成分子化的犹太移民的过程,这一过程中沃尔特获得了叶胡迪大师博爱和悲悯的感情。

随着沃尔特与伊索感情的发展,沃尔特也生成了黑人。伊索善良真诚,面对沃尔特的歧视与敌意,他从不在意。伊索有着良好的教养和谈吐,性格也随叶胡迪大师一样充满了坚忍和爱。他用自己的善良和博学感化了沃尔特。在伊索给沃尔特讲故事时,沃尔特逐渐接受了伊索;在伊索和沃尔特一起欢笑时,沃尔特受到了深深的触动——原来伊索不是他想象的“假正经”,而是非常纯真质朴的人。在这种“感动”的作用下,沃尔特生成了伊索,他由克分子化的白人生成了分子化的黑人。在与伊索的交往中,沃尔特的本质也发生了改变。“他(伊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改变了我是谁,改变了我生命的历程和实质。我指的不仅仅是我的偏见,也不仅仅是永远不看别人肤色的古老巫术,而是友谊本身。”^①伊索改变了沃尔特,让沃尔特具备了伊索的共情能力。沃尔特不再用外貌和肤色去评判一个人,而是去看内心。他不仅获得了兄弟情和友情,还学会了正视自己、认识自己的能力。

《眩晕先生》中,一场白人中心主义与少数族裔之间的权力对抗在沃尔特的身体里进行。初来乍到的沃尔特在与农场的家人们熟悉的过程中产生了感情,这些感情促成了沃尔特由白人至上主义的克分子主体生成了印地安人、犹太人、黑人这些少数群体。虽然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白人的

权力和社会地位依旧远高于其他少数群体,但在沃尔特这个个体身上,克分子身体已经生成分子身体,代表少数的权力已经获得革命的成功,这也是奥斯特写作的目的——通过微观层面的政治描写,观照宏观层面的政治意义。

二 生成政治中的权力斗争

沃尔特在生成少数的过程中,身体内不同的权力之间出现斗争,呈现独特的微观政治景观。德勒兹和加塔里将“欲望”和尼采的“权力意志”(或“权力”“力”)的概念引入身体主体,形成了充满激情和欲望的“无组织身体”^②,这正是生成发生的场所。沃尔特的身体是由“严硬的分割线”(rigid segmentary line)包裹起来的克分子实体,通过二元的符码对其进行编码,存在各种性别、阶级和种族之间对立的克分子认同之力。沃尔特在生成的那一刻,产生了“柔韧的分割线”(supple segmentary line)和“逃逸线”(line of flight),突破克分子的封闭,与外界建立联系。在这一过程中,柔韧的分割线与逃逸线打破了克分子实体的包裹,使欲望开始向外流动,孕育了各种微观的生成。

沃尔特身体内的权力斗争还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渊源。故事发生在美国种族问题和移民问题非常严重的 20 世纪初,那是白人至上主义最盛行的时期。白人至上主义者声称“白种人”天生优越于其他族裔,因此白种人便应该统治其他种族。白人至上主义者相信深色肤色的人、犹太人和西班牙裔是低等的,甚至包括某些“白人”(例如:非基督教徒、无神论者和同性恋者)也是低等的。自 19 世纪末,老派美国人就试图限制新派移民。在战后动荡的年代,许多老派美国人将移民与激进派活动联系起来,导致反移民情绪暴涨。20 世纪 20 年代,美国本土派除了反移民,又认为外国社区对他们构成了威胁。这种地方本土主义推动了“三 K 党”的复活,导致许多移民和少数族裔人

^①Paul Auster. *Mr. Vertigo*. New York: Penguin Books Ltd, 1994, p.39.

^②在很多学术著作中,作者将“无组织身体”(body without organs, 法语原文为 corps sans organes)译为“无器官身体”。因为“organ”一词有“器官”和“组织”双重含义。程党根在《游牧思想与游牧政治试验——德勒兹后现代哲学思想研究》中指出,德勒兹本意并非是想说这种身体主体没有“器官”,而是说这种身体主体不是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他还援引了道格拉斯·凯尔纳(Douglas Kellner)和斯蒂文·贝斯特(Steven Best)在《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Postmodern Theory: Critical Interrogation*)中的观点:“无组织身体并不是一个没有器官的躯体,而是一个没有‘组织’(organization)的躯体,一个摆脱了它的社会关连、它的受规诫的、符号化的以及主体化的状态,从而成为与社会不关连的、解离开的、解辖域化了的躯体,因此它能够以新的方式进行重构。”因此,本文将此概念译为“无组织身体”。

民惨遭屠戮。在密苏里州圣路易斯长大的沃尔特,被社会规约辖域化,成了封闭的、层级化的身体。20世纪初,圣路易斯仍然面临严重的种族冲突问题,主要体现在就业歧视、住房歧视和社会地位不平等等方面,圣路易斯的种族隔离政策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社会历史原因造成了沃尔特身体中克分子的权力认同,对种族、性别和肤色的二元编码禁锢了沃尔特身体中的少数之力。在这种情况下,与大师、伊索和苏妈妈的深厚感情才能引发沃尔特身体内权力之间的斗争。

微观权力斗争强调生成强度^①与生成权力之间的关系。生成强度越高,生成的权力就越大。沃尔特对伊索、大师和苏妈妈的生成感情越强烈,身体中代表少数的分子权力越高,白人的克分子权力就越弱。在这场微观政治斗争中,沃尔特通过获得少数权力的情感和能力来瓦解克分子认同的强势地位。生成欲望的增长导致生成强度的增加。在建立了与苏妈妈之间生成的柔韧的分割线之后,沃尔特与伊索和叶胡迪大师的生成水到渠成,游走于边缘的柔韧的分割线变为逃逸线,彻底从中心化、层级化的身体中逃逸。

生成政治中的权力斗争主张无组织身体对资本主义层级化的解辖域。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种、肤色、性别进行编码,并通过政治、文化、经济进行辖域化,生成过程就是对资本主义编码的解辖域。在沃尔特变为他者的过程中,原本克分子实体的崩溃和价值转换产生了一种全新的、解辖域化的身体,这种自由的主体是对白人中心地位的消解和动摇。最初的沃尔特虽然不像“三K党”成员一样,攻击黑人、犹太人和天主教徒,但他对其他族裔也秉持蔑视和抗拒的态度。在生成少数之后,沃尔特亲眼目睹了“三K党”屠杀伊索和苏妈妈的场景,他“流下了眼泪、诅咒上帝、把头撞向地板”^②。沃尔特不再对白人中心主义产生认同,而是对这一编码解辖域后生成“人人平等”的自由个体。这是对当时社会种族编码、肤色编码和性别编码的解辖域,解辖域的结果就是生成种族平等、肤色平等和性别平等的、反抗国家装置编码

的游牧民。

生成政治是权力在无组织身体中产生的斗争。这种微观政治斗争与阶级斗争相比,更多关注斗争主体的心理变化。沃尔特生成少数中的权力斗争,主要是由当时社会白人中心主义的二元编码和沃尔特对少数人群的感情因素相抗衡导致的。在对资本主义社会二元编码的解辖域中,沃尔特这一克分子主体产生裂隙,向着少数权力逃逸,裂隙越宽,强度越大,生成的力也越大。由此,少数权力获得革命的胜利。

三 生成政治中的共同体构建

《眩晕先生》中叶胡迪大师的家庭是一个由四个不同身份、不同性别、不同肤色的人构成的如同狼群一般的“集群”(pack),这是因为他们在构成这个集群时生成了动物。“在生成一动物之中,我们总是直接与一个集群、一个集团、一个种群相关,简言之,就是直接与一个多元体相关。”^③动物都是集群,无论是喜欢群居的动物还是喜欢独行的动物,它们拥有的特征都是集群的模式。正是这样,人与动物便建立了连结。“如果不是被集群吸引、被多样性吸引,我们就无法生成动物。”^④于是,人在生成动物时,就是生成了一个多元体、一个欲望和力的集合体。族群中的领导者是叶胡迪大师,相当于头狼的角色。他具有族群领导的特点,在困难的时候想办法带大家走出困难,在团体不和睦时打压惹事者。奥斯特在书写叶胡迪大师的集群时,通过对这一多民族集群生活样态的刻画,呈现了他对构建多民族共同体的设想。

第一,作为共同体的族群,需要唤醒每个人的良知。叶胡迪大师率先垂范,从兄弟般的立场和情怀出发,以博爱之心将所有人聚集在这个家庭。叶胡迪大师将伊索和苏妈妈视为与自己完全平等的兄弟姐妹。他在伊索年幼时收养了这个患侏儒症的孤儿,教伊索读书并给予其深刻的爱。为了能更好地照顾伊索,也为了能从家庭暴力中拯救苏妈妈,他邀请苏妈妈和他们一起生活。他内心

①生成强度指的是生成过程中身体间作用所产生的情感、欲望和权力的程度。

②Paul Auster. *Mr. Vertigo*. New York: Penguin Books Ltd, 1995, p.100.

③吉尔·德勒兹,费利克斯·加塔利:《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千高原(第2卷)》,姜宇辉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版,第336页。

④Gille Deleuze, Félix Guattari. *A Thousand Platea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Brian Massumi. (tran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5, p.239-240.

充满良知,所以在他领导的族群中,每个人都善良且坚忍。一开始,对充满了偏见和歧视的沃尔特,叶胡迪大师不断折磨他、鄙视他、侮辱他,却对伊索和苏妈妈彬彬有礼、温柔博爱。但当沃尔特的良知被唤醒后,大师对他也充满了爱和奉献。因此,构建平等和谐共同体的第一步,就是在道德层面唤醒个体的良知。

第二,建立共同体族群时,应当建立规则。在西伯拉农场,叶胡迪大师有属于他的规则。听到沃尔特称伊索为“黑鬼”时,叶胡迪大师长叹一口气,表现出极大的悲伤,那“是他灵魂深处的巨大颤抖”^①。他告诉沃尔特,“在我们这儿,我们不这样说话。所有男人都是兄弟,在这个家庭里,每个人都要受到尊重”^②。尊重和平等就是这个族群的规则,如果不能遵守规则,将会受到规训和惩罚。沃尔特一开始打破规则、歧视伊索的时候,叶胡迪大师便鄙视他、折磨他、打击他,还用手指掐住沃尔特的下巴对他进行惩罚。建立规则和相应的惩罚机制是对克分子认同的捕获,惩罚和规训可以让沃尔特产生恐惧感,阻止其回归白人至上的克分子认同,目的是为了保证集群中不同种族的和谐共存。

第三,重塑理念对建立多样且异质的共同体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惩罚所产生的恐惧,并不是理想族群构建所需的情感,理想族群构建真正需要的是观念的转变,也就是重塑理念。恐惧只能让人更想要逃脱,重塑正确理念后才能在族群中建立真正平等的关系。在经历了唤醒良知、制定规则之后,就需要对成员的理念进行重塑。沃尔特白人至上的理念让他认为在农场发生的一切都是错误。伊索告诉沃尔特“你太沉迷于自己的正义,这让你对周围的事情视而不见。如果你看不见眼前的东西,你就永远无法正视自己,知道自己是谁”^③。在沃尔特生成少数的过程中,他逐渐了解他人的苦难和不公,也证伪了白人至上主义。理念的重塑让沃尔特从观念到身体都成了族群中的一员。

第四,建立平等和谐的共同体族群,还需满足成员的认同感。叶胡迪大师对族群的领导方式就是用平等的身份和权力去塑造不同民族、不同肤色以及不同性别成员的认同感。他让身在其中的不同个体能拥有归属感,并保障他们的个人权利和福祉。在这个家庭中,无论性别和肤色,每个人都能被平等对待,每个人都有言论自由的权利(前提是不伤害他人),每个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每个人的个人价值都会得到认可。叶胡迪大师收养伊索时他大约三岁,那时伊索已经两天没有吃饭了。他的母亲尚未成年,就已经死于肺结核。在旁人眼里,伊索外貌丑陋,“肤色黑到泛蓝,身体虚弱,骨瘦如柴,眼睛凸出,嘴唇很厚,骨头扭曲歪斜,是个驼背”^④。叶胡迪大师收养他后,并未对他的肤色和残疾抱有歧视,反而对他寄予厚望:“他的身体扭曲成悲剧,但他的思想却是光荣的工具……他会成为他种族的领袖,成为这个暴力、虚伪的国家里所有受压迫的黑人的光辉榜样。”^⑤大师认为伊索是“有史以来最好的男孩”^⑥。这样的集群如同《万民法》中描写的“现实乌托邦”,是由自由平等的人民自己构建的微型社会。它荡平了一切种族的、性别的和文化的离心势力,将不同种族、宗教和文化的人们统一到一个共同体之中,实现种族和性别的平等团结。

在叶胡迪大师的领导下,一个多样性的族群安稳平静地生活在西伯拉的农场中,这个族群的存在就是奥斯特对多元世界的美好想象。然而,这种多种族和谐共生的场景却遭到当时社会的重创,在更广阔的社会范畴内,仍然存在的种族仇恨粉碎了这个乌托邦般的族群。伊索刚刚获得耶鲁大学的入学资格,即将进入耶鲁大学学习。反对黑人受教育权的“三K党”得知此事后,到农场对伊索和苏妈妈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屠杀:

“十几个人骑着十几匹马在院子里跳来跳去,这是一群用白床单蒙住头、嚎叫着的杀人犯,我们无力阻止他们。他

①Paul Auster. *Mr. Vertigo*. New York: Penguin Books Ltd, 1994, pp.13-14.

②Paul Auster. *Mr. Vertigo*. New York: Penguin Books Ltd, 1994, p.14.

③Paul Auster. *Mr. Vertigo*. New York: Penguin Books Ltd, 1994, p.21.

④Paul Auster. *Mr. Vertigo*. New York: Penguin Books Ltd, 1994, p.13.

⑤Paul Auster. *Mr. Vertigo*. New York: Penguin Books Ltd, 1994, p.19.

⑥Paul Auster. *Mr. Vertigo*. New York: Penguin Books Ltd, 1994, p.13.

们把伊索和苏妈妈从燃烧的房子里拖出来,用绳子套住他们的脖子,把他们吊在路边的榆树上,两个人被拴在不同的树枝上。伊索嚎叫着,苏妈妈什么也没说,几分钟后,他们俩都死了……几个三 K 党成员把一个木质十字架插在地上,浇上汽油,然后放火烧了它。”^①

当时因为沃尔特和叶胡迪大师在外进行飞行训练,所以死里逃生。多样性的族群随着伊索和苏妈妈的死亡也分崩离析,美好的幻想最终被现实打破。奥斯特对这段场景的描写展现了极端种族主义的残暴和酷刑,他们对无辜人民的屠杀在全美随处可见。通过悲剧性地刻画多样性族群的诞生和灭亡,奥斯特希望唤醒人们内心的善良和包容,创造一个充满多样性和包容性的美好世界。

结语

奥斯特在《眩晕先生》中的生成政治书写一

方面呈现了个人在生成他者时身体内权力斗争的微观政治,另一方面构建了“现实乌托邦”式的多民族共同体。这种带有强烈斗争色彩的微观生成政治书写打破了传统身份的格局,瓦解了白人至上的种族谎言,为不同种族人民提供了获得解放、追求平等生活的总体框架。无论是哪种生成政治,都展现了奥斯特希望消灭歧视、完成天下大同的愿望。奥斯特在《眩晕先生》中的微观生成主题实验,是他对构建多民族共同体的美好愿景。“合则存,分则亡。你改变我,我改变你”^②的理念表达了奥斯特对多元异质世界的思考和展望。当今美国社会中,虽然赤裸裸的种族歧视已被废除,但隐性的种族歧视依旧普遍存在,种族矛盾的激化会加剧政治分化和社会分裂。奥斯特在《眩晕先生》中对种族问题的深刻描摹,对当今美国分裂社会的多重矛盾具有极强的启示和警醒作用,在批判美国社会现实中的种族问题方面也具有独特的文学价值。

Becoming Politics and Multi-ethnic Community Construction in *Mr. Vertigo*

JIN Hui

(Graduate School, Xi'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Xi'an 710128, China)

Abstract: Paul Auster's novel *Mr. Vertigo* skillfully constructs a multi-ethnic community characterized by mutual trust, mutual integration, mutual support, and harmonious coexistence, holding significant enlightening implications for the prevalent contemporary racial issues and realistic contradic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this novel, Auster articulates his concern for the political power of minorities and expresses his aspiration for fostering a multi-ethnic community through his exploration of the interdependence, shared struggles, becoming-minority, becoming-pack among individuals from diverse backgrounds including whites, Jews, Indians, and blacks.

Key words: *Mr. Vertigo*; becoming; politics; multi-ethnic community

(责任校对 徐宁)

^①Paul Auster. *Mr. Vertigo*. New York: Penguin Books Ltd, 1995, pp.95-96.

^②Paul Auster. *Mr. Vertigo*. New York: Penguin Books Ltd, 1995, p.51.